DOI:10.16238/j.cnki.rla.2010.04.001

·学术前沿:契诃夫诞辰150周年·

前沿问题:

1、21世纪契诃夫学的最新成果;

2、契诃夫经典作品今读;

3、契诃夫传统与当代俄罗斯文学;

4、契诃夫诗学研究;

5、契诃夫与世界文学。

21世纪的俄罗斯契诃夫学:回顾和现状

徐　乐

摘要　本文简要梳理了21世纪俄罗斯契诃夫学的现状和热点问题,从作品出版、传记书写、诗学研究、文学联系四个方面对契诃夫逝世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回顾与评述。

关键词　21世纪　契诃夫学　作品　传记　诗学　文学联系

20世纪以来契诃夫学在全世界受到关注,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契诃夫的作品和主人公们"不但得到全部俄国人,而且得到全人类"的亲近和理解。2010年是契诃夫诞辰150周年,在21世纪头十年的终点,对俄罗斯契诃夫学的成长、发展、繁荣作一个回顾和总结,对于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作品出版

契诃夫第一部文集在1899－1901年由A. Ф. 马尔克斯出版社结集出版,1903年马尔克斯名下的《田地》杂志以副刊的形式再版,这个版本出版时,作家仍在笔耕不辍,因此当然没有包括作家最后的作品。这一版本也没有任何注释——当时的读者们距离契诃夫的生存年代很近,对契诃夫作品中提到的事例都很了解。1918年《田地》副刊再次出版了契诃夫文集,仍然没有作注。

契诃夫文集首部学术版本,是1929年纪念作家逝世25周年时出版的12卷版本,主编为A. B. 卢那察尔斯基和C. Д. 巴鲁哈蒂,当时以《星火》杂志副刊的形式出版,1930－1933年再次出版。这是拥有注解和注释的,首部内容详尽的作品汇编,"说明了作品产生和作者出版作品的条件……这些作品受到它们同时代批评界怎样的对待。并且预告了对作品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历史评价,提供了很多首次面世的材料。这样做的目的是解释契诃夫的作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出来并进入了人们的阅读惯例。"[1](4－5)

以上版本没有一种包含契诃夫的书信。

契诃夫的首部作品和书信全集(20卷,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1944－1951年)在二战还未结束时就开始筹备。该版本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给出根据手稿和出版版本校正过的契诃夫作品汇编,首次添加了对文本的完整注释。

70年代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启动了契诃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夫的作品和书信的30卷学术版文集的工程。契诃夫小组集中了最优秀的文学研究者和版本学家,如Л. Д. 奥布里斯卡雅,Н. И. 基多维奇,З. С. 帕别尔内,В. Я. 拉克申,М. В. 格罗莫夫,Э. А. 波洛茨卡雅,Е. М. 萨哈洛娃,А. Л. 格里舒宁,А. П. 丘达科夫,И. Е. 基多维奇,И. П. 维杜埃茨卡雅等等。这一版本(30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1982年)为契诃夫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阶段,成为迄今为止资料最为丰富,编排最为合理的汇编,分为两个部分:作品和书信,其中作品18卷,书信12卷。学术版为确立契诃夫作品的标准文本,为对它们作符合实际情况的注解作了很多贡献。但在21世纪,随着契诃夫文本考据的进一步深入,有人认为留下了一些空白点需要加以填补。

可是,契诃夫的创作实验室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契诃夫的妹妹М. П. 契诃娃和妻子О. Л. 克尼碧尔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那样仔细收集丢进废纸篓的作家的每一张碎纸片。М. П. 契诃娃细心保存着契诃夫收到的每一封信,但她对他的散文兴味寡然。契诃夫本人也不珍藏自己的手稿,只要出版商或编辑刚刚完成排版,他就烧掉手稿。罕见的手稿——比如《樱桃园》的誊清稿——之所以得以保全,只是因为契诃夫身体太弱无法再销毁它们。因此,事实上没有任何不曾出版的文本可以拓展我们关于契诃夫创作的认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杂志版本,主要的是,作家在筹备马尔克斯版的文集时所做的删节。研究这些删节——对于刚起步的作家来说是很好的学校,但对于我们理解契诃夫来说提供的东西不多。

契诃夫去世后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补偿的障碍》。这是一部构思非常宏大的作品,其中纠结着非常复杂的故事,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视点。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契诃夫的札记簿里,我们都找不到对未完成的短篇小说的情节应该怎样发展的一点点暗示。对于莫扎特、狄更斯、简·奥斯汀、曹雪芹等没有完成的作品,总是会有一个勇敢的人,能写出或多或少可信的结尾,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敢于补写契诃夫的这部小说。

我们对于契诃夫的内心世界、他的创作过程所知甚少,但对他每天的生活、日常情况却知道的很多。有很多朋友、女友、亲人、敌人、对手永远在盯着他;契诃夫几乎总是与父母、妹妹,有时和兄弟们生活在一起,因此在外部生活上他几乎从未孤独过,虽然作家在精神上异常孤独。根据他亲近的人们的观察,我们知道,他在什么时间写了什么,因此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写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小说或剧本。契诃夫能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写作的时间只能是在青少年时代。

比如,俄罗斯著名契诃夫学家В. Б. 卡塔耶夫就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知道契诃夫最早的(在《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之前)出版物,不知道他少年时写作的剧本的确切名称和完成日期,不能精确地确定《万尼亚舅舅》的写作时间。契诃夫的作品和书信中不但留下了许多无法注解的地方——他手书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发表:他学生时代的医学笔记,几千张萨哈林卡片,书信中无法还原的删削,这些或者能对他的创作演化有更深的认识。因此卡塔耶夫建议:在某个时间应该在30卷全集之外另行出版契诃夫的零卷"中学"卷[2](11)。

在作品考据方面,有两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一是М. П. 格罗莫夫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契诃夫》,对以笔名发表的和迄今为止没有确定的契诃夫最早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考证。2007年Д. М. 叶夫谢耶夫在自己的专著《〈在可爱的莫斯科人中间〉。记者契诃夫眼中的莫斯科日常习俗》对散见于1880年代"小型出版物"上的一些匿名作者发表的作品是否出自契诃夫的手笔进行了饶有兴致的版本学和类型学考证,显示出19世纪末莫斯科日常习俗、地理面貌的丰富知识和考据学的非凡功力。在2007年出版契诃夫系列文集《契诃夫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总结与期望》中,该作者发表了论文《伊凡·克洛科尔——新笔名?(考证经验)》,进一步论证:应该把1885年《闹钟》的讽刺专栏中一系列简讯——《在可爱的莫斯科人中间》——归到契诃夫的名下。作者的根据是"匿名作者和契诃夫的一系列文本片断的逐字逐句相似"[3](495),他不仅立足于文本学,而且立足于创作心理学:自我重复"不是根据草稿,而是无意识地根据记忆,这种记忆被固定的工作占满。"[3](503)。然而这些词汇-修辞特征的考据结果有很多还值得推敲。用М. А. 索科洛娃早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确定每篇小品文的作者只能建立在复杂和细致的工作的基础上,要求综合考虑和查明文件、思想-主题、文本、修辞风格、传记和其它资料。"[4](252)

二、传记写作

不得不承认,21世纪契诃夫在我们意识中的存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日常文化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建立在基本事实基础上的作家的完整形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象，尽管先前的文化典范就是如此规定的。代替完整形象的是片断的、偶然的和常常是扭曲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完全随意的语境和神话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比如有的语文系大学生相信，契诃夫出生、学习、甚至死在雅尔塔，曾被流放到萨哈林，根据这些错误的知识对契诃夫的散文做出极为傲慢的评价。另有一些人言之凿凿地确信，契诃夫是作家彼什科夫的笔名。在俄国电视上某个知名演员充满激情地说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是多余人类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回忆说“别林斯基本人”就用“多余人”来评论《伊凡诺夫》这部剧。有一个作家公开宣称，说像契诃夫这样带着夹鼻眼镜，思考着“农民”问题的表象庄严的古典作家，实际上却是个无忧无虑和追求女性的登徒子，去萨哈林是为了追寻东方的异国情调，平日喜好购买昂贵的地产——莫斯科的小楼，梅利霍沃的庄园，在雅尔塔盖别墅。甚至还有相当离奇的传言，说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每天都服食咖啡、鸦片和海洛因，于是死于毒品。作家的演员妻子把他带到德国治疗结核病，目的是顺便到欧洲上流社会寻欢作乐。近年来专门出现了追查作家生活中两性关系的传记，统计契诃夫身边所有可能与他产生暧昧关系的著名女性。

上述对契诃夫生平的认识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别林斯基早在契诃夫出生前就去世；契诃夫在莫斯科住的是公寓房的一个套间，在梅利霍沃虽然有一个地主式的庄园和房子，但他的房间特别狭小，在雅尔塔的房子建造的时候，作家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住在北方，而梅利霍沃已经被卖掉，因此他根本没有囤积房产的意愿；契诃夫去萨哈林恰恰是为了亲眼看看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与自己同类的人设计出来的屈辱的深渊，以及用最辛苦的人口统计方式向社会大众说出真相，为了这一功绩他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甚至预料到最危险的后果，于是匆匆了解个人事务，写信给《俄罗斯思想》杂志，一反往日谦逊克制的态度，破天荒地公开表明自己的作家立场和创作原则——因为该杂志不久前曾谴责他是个无原则性的作家。

尽管如此，И. Е. 基多维奇认为：“对于大部分读者群体而言，关于契诃夫的最初认识，与其说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形成，不如说——在任何情况下，一开始的时候——通过阅读关于他的传记文学形成。”[5](65)已故著名的契诃夫研究家丘达科夫在2007年曾警告说，当代的文学“发生了向传记学的回归——不是维谢洛夫斯基意义上的，把茹科夫斯基‘感觉和心灵想象的诗意’归结为世纪之交个人感觉的特点，而是斯卡比切夫斯基意义上的极其幼稚的传记学”[5](652-653)。甚至还不如斯卡比切夫斯基笨拙而古板的教条分析，更关键的是：“从社会学分析占优势的传记转向窥视私生活特别是性关系占优势的传记，这明显反映出……俄罗斯传记文学发生了行情的变化”[5](49)。

2006年12月在大诺夫哥罗德举办了专门研究契诃夫传记学的研讨会——“契诃夫传记：总结和展望”，这次会议的材料于2008年结集出版，主编是Н. Ф. 伊万诺娃。学术会议的参加者有来自俄罗斯国内和爱沙尼亚及乌克兰的研究者，因此可以说，这本集子在世界斯拉夫学的水平上，呈现出契诃夫传记研究的成就和问题。集子中提到了伦敦大学教授Д. 雷菲尔德撰写的，目前为止最详细的契诃夫传记《安东·契诃夫的一生》。这本书1997年在英国出版，2005年翻译成俄文；也提到了丘达科夫，这位20世纪后30年到21世纪初最重要的契诃夫学家，对这一体裁的构想。

其中有三篇文章不仅对契诃夫传记的研究，而且对一般传记（当然，首先是作家传记）研究中最普遍和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三篇文章分别为：В. А. 科舍廖夫的文章《作为传说的传记》，В. Б. 卡塔耶夫的文章《死后的生活：传记和传记作者》，И. Н. 苏希赫的文章《契诃夫：作为问题的传记（一些观点）》。其中提出的问题是写传记或研究和评论传记的人必然要思考的：这就是史料的可靠性问题，挑选和阐释事实的权利问题，传记作者的主观倾向问题，神话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最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反映在生平描写的体裁中，И. Н. 苏希赫发现，这种体裁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极是“生活和创作的严格的编年史”，另一极是“传记长篇小说”。

三个作者中每一个都选择了一个特殊的立场。对В. А. 科舍廖夫来说在任何一部传记中，传说具有原则性的统治地位。В. Б. 卡塔耶夫引用了福音书作者的写作经验①，认为传记首先应该具备变异性，能确保阐述的可变性，可以集中注意在细节上，强调这个或那个人的个性中最有特征的东西。И. Н. 苏希赫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与契诃夫传记有关的观点上。认为契诃夫的前辈和后继者们的个人生活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下显得跌宕起伏，在这一背景下，契诃夫的个人生活缺乏轰动性事件，因此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缺乏本事”，[5](30)

① 福音书作者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创作出不同版本的基督传记。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但是作为一个深刻而孤独的思考者，契诃夫仍然“没能逃脱命运的悲剧”[6](31)。传记作家的主观思想对传记编写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作者分析了20世纪撰写的契诃夫的传记，认为这些传记的传主虽然都是契诃夫，但同一个人却表现为不同的人格：有时是皮萨列夫和波米亚罗夫斯基的继承人，对空话深恶痛绝；有时是一个模仿对人的爱，实际上缺乏爱意的人；有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热情的爱国者。传记作者按自己的方式看待和塑造契诃夫，这必然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同情和另一部分读者的反感。

三、诗学研究

对契诃夫诗学带有自发性质的研究开始于作家生前——在对作家作品进行即兴批评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艺术家契诃夫对于“日常”主人公和日常事件的关注，对短小形式的亲睐，争论他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没有完成的结尾，这样又触及到契诃夫散文结构的问题，发现了他喜爱的表现手法（偏好两三个鲜明的细节，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类似于描绘肖像、情境、天性的细线条），独特的心理描写手法（不对主人公的内心状态作直接叙述，而是描写这一状态的外部表现），音节的音乐性。尽管契诃夫诗学体系的特点得到互相矛盾的评价（有的成就看上去像是缺点），而且主要以附带评论的形式出现，但所有这些具体的观察证明了对契诃夫创作的艺术创新性的客观承认。

因此，作为研究课题的契诃夫诗学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末。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研究者，无论他从事哪一个专门的主题，都要参与到诗学问题研究。

苏联时期的契诃夫研究饱受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影响，借用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中一位主人公的话说：契诃夫是在误解中被接受的。但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对作家文本进行深入系统的诗学研究，其中著名的有：С. Д. 巴鲁哈蒂，Ю. В. 索波廖夫，А. Б. 杰尔曼，Л. М. 梅什科夫斯卡雅，А. И. 罗斯金，А. П. 斯卡弗蒂莫夫，Н. Я. 别尔可夫斯基，Г. А. 比亚雷，Е. Б. 塔格尔，А. А. 别尔金和 А. В. 齐切林等。其中斯卡弗蒂莫夫的贡献尤其显著。斯卡狄莫夫对契诃夫诗学作了崭新的理解，基本上用的是他的戏剧创作的材料（戏剧冲突和情节的性质，）。他的思想，牢固地进入了日常的学术惯例，至今还在得到发展和明确。这时不能不提到巴赫金在60年代再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对文学研究界的深远影响。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时提出的“复调”，“对话”概念，对于解释契诃夫的“客观性”，“问题的提出而非解决”等早已闻名的不确定性诗学原则提供了极好的工具。

1971年丘达科夫出版了他的著名的《契诃夫诗学》一书，这在契诃夫学中的诗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作者首次把契诃夫诗学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其基础是“客观性原则”。这本书影响深远，不仅仅俄国的契诃夫学家获益良多，而且在翻译成英语后在欧洲得到广泛的赞赏，作者逝世后雷菲尔德承认，他的很多欧洲同行们经常“剽窃”丘达科夫的作品，在西方“几乎没有一部优秀的契诃夫学专著不曾涉及到他的研究成果”。1986年丘达科夫继续扩展他的研究思路，出版了《契诃夫的世界：产生和确认》，从艺术世界的基本构成——人，人周围的物品（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人的内心世界，人的行动等多个角度论述契诃夫创作的诗学特点。大艺术家的世界是无所不包的，而艺术世界更是展示了作家对存在的所有现象的理解，读者和研究者应该凭借艺术世界中的种种暗示，解读文本前后相互勾连的密码组合和整个文化大语境下文本演化的基因图谱。这本书里最精彩的地方是丘达科夫对“物体世界”的定义，研究者指出：“描写世界的前提是不局限于其中的局部内容（思想，伦理宗旨，角色的社会面貌），而是阐明构建它们的法则。”[6](3)而物体世界中一个个具体的物品也就成了反映作家的创作意志和个性特征的符号。丘达科夫通过分析契诃夫对物体世界的独到安排，进一步发挥了前一本书提出的立论基础——客观性原则。

丘达科夫的这种从物到人再到人的思想这一研究思路表明，只有从个别具体事物如何构建艺术世界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说某一现象只是托尔斯泰的世界的特征，某个矛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宇宙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某类画面在普希金的世界中总是用这一方式描绘。以艺术世界中具体的“物品”表现为出发点，这对于从思想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研究是起到了一定的矫正作用。

21世纪契诃夫学的诗学研究有两本重要的著作。一本是 Э. А. 波洛茨卡雅2000年出版的《论契诃夫诗学》，另一本是 И. Н. 苏希赫2007年出版的《契诃夫诗学问题》。这两本书与丘达科夫的遗产有着显然的承继关系，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发挥了客观性原则和艺术世界的研究方法。

比如波洛茨卡雅的那本《论契诃夫诗学》，把客观性原则发展为“内在的，或客观的反讽”[6](17)。确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认在契诃夫笔下经常遇到不是在个别词句，而是在整篇作品语境中表达出来的特殊的反讽，我们总是不把它当作作者的评价来接受，因为它在我们面前呈现为全知全觉的生活本身对人的嘲讽。尤为可贵的是，本书的后半部分通过把契诃夫与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诗学比较研究，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这种客观反讽。

苏希赫的《契诃夫诗学问题》初次出版时间为1987年，时隔二十年，昔日苏联已经烟消云散，本书却“在另一个世纪，另一座城市（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另一个国家（从苏联到俄罗斯）”，实际上另一种学术情境下出版，而且书中内容实际上一半都作了修改。但本书的中心依然是作家的艺术世界。

在这本书中，苏希赫的诗学立足点是巴赫金对艺术性和非艺术性的联系和区分，巴赫金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中写道：“语言之于诗歌，……只是一种技术因素……语言学所界定的那个语言，不能进入语言艺术的审美客体。……艺术家在词语上下大功夫，最终目的是克服词语，因为审美客体是在词语的边缘上，在语言的边缘上生成的。不过，对材料的克服具有纯粹内在的性质，因为艺术家摆脱语言的语言学确定性，不是通过对语言的否定，而是通过对它作内在的完善：艺术家仿佛用自己的语言武器制胜语言，通过从语言学上完善语言，迫使语言超越自身。”[8](345－349) 从这里出发，苏希赫详尽地分析契诃夫一系列作品中——如《带阁楼的房子》，《萨哈林岛》，《凶杀》等——文本与世界，艺术与非艺术动机的交叉和对照。与传统研究相对立，苏希赫在此十分准确和合理地表述了契洪捷－契诃夫之间的关系，确认年轻作家散文中的许多东西没有过渡到成熟期的散文。

1954年7月14日，乌克兰作协在契诃夫去世前定居的雅尔塔召开代表大会，纪念A. П. 契诃夫逝世50周年，7月18－20日举办了首届学术研讨会，命名为“雅尔塔纪念契诃夫报告会”。后会议报告结集出版，这一名称也成为传统，为全世界契诃夫学家们所熟悉。从1985年起该会议每年在契诃夫博物馆举行，2007年的第11辑的出版问世实际上已经等待了8年，是1996年，1998年和1999年三届学术会议的总结。随着契诃夫在当代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和全乌克兰“契诃夫协会”提供的财政资金的到位，第12辑和13辑依次在2008年和2009年顺利出版。

有趣的是，这两届会议的主题都是对丘达科夫物体世界的扩展和深化。第12辑的副标题是《契诃夫的世界：声音，气味，颜色》，第13辑的副标题是《契诃夫的世界：时尚，仪式，神话》。第12辑的作者们，努力在丘达科夫曾经称之为“文词雕刻的物品和精神现象的独创和不可重复的幻景”处寻找自己的研究之地。此时的文学——是显现在词语中的作者的世界，根据自然世界的法则构造。而自然是通过视觉，通过听觉，通过嗅觉对人说话，这样自然形成了和谐的艺术美，借用波德莱尔的诗句：“在那里，气味、颜色和声音彼此相和……”第13辑的作者包括文化学家、社会学家、音乐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编辑希望，凭借在这些不同领域内的大量的具体研究，积累经验主义的资料，并为总结性的著作提供根据，在这样的著作中，对契诃夫世界的不同参数进行目标明确的系统化[9](4)。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研究存在着自己的优势和缺陷。优势方面，是提高了准确观察的能力，扩展了契诃夫学的文化语境，但天生的缺陷也不可避免，那就是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理论基础。在一些篇章中过度阐释和牵强附会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比如第12辑中T. Ю. 伊利尤辛娜在文章《契诃夫笔下的“幸福的气味”（文学－嗅觉分析经验）》中把植物学动机当作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的系统结构。对短篇小说《在圣诞节节期》的解释更加奇怪。女婿把女儿带到了彼得堡并在水疗院当看门人。这原来却是暗示：蛇，掌握生命水和死亡水的极远王国的守卫者，把姑娘拐到北方；在不识字的瓦西丽萨的请求下写信的伊戈尔，是格奥尔吉·勃别多诺谢茨③，他应该从蛇那里救下姑娘，但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四、文学联系

上世纪末，俄国著名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在勃洛克研讨会上提出一个宏伟构想：用想象中的两脚规勾画出俄国文学从普希金到当代文学发展的圆形图，这个两脚规的尖端当然要落在勃洛克的时代，然后他脱离勃洛克主题补充说：“用这种方法划出的圆圈将还会有一个年代学和历史学的中心——契诃夫。”[10](11)

今天，契诃夫这个名字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磁力场，许多研究个别问题的专家各自在不同领域的文化场内寻找到“契诃夫中心”发出的引力，研究者们发现，不论是对现实主义还是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发掘，其线索都可以延伸到契诃夫

③ 基督教神话中斩杀蛇（恶龙）的圣徒和英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创作。比如俄国 2007 年出版的专著《契诃夫咨文》的作者 H. A. 德米特里耶娃便是一位艺术理论家,主要研究俄国和西方艺术史(从波蒂切利和米开朗基罗到梵高和毕加索,从亚历山大·伊万诺夫到巡回展览画派和弗鲁别利),但是她在生命的晚期却进入了契诃夫的磁力场,称契诃夫的"吸引力随着时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1](18)。而另一位马雅可夫斯基研究专家 C. A. 卡马罗夫在 2002 年出版的专著《A. 契诃夫——B. 马雅可夫斯基:与 19 世纪末 - 20 世纪前 30 年的俄国文化对话的喜剧图》中把契诃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看作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加以论述,作者认为,由于有了契诃夫这位大作家的贡献,19 世纪 80 年代 - 20 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具备了与"白银时代"类似的文化特性,在契诃夫周围形成了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精英圈。从中可以看出,以契诃夫为中心绘制一幅完整的文学联系图景不但可以清晰地构建俄罗斯大文化史的纵向框架,而且能够在以往没有进入研究视角的边缘领域进行开拓性的挖掘,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流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民族历史不算悠久,但知识界对本民族古代文化的研究一直是诸多文化课题中的显学,几乎所有的大学者都曾涉猎过俄罗斯古代文学的研究,绘制完整的契诃夫文学联系图必然少不了向古代源头的寻根之旅。2000 年 C. Ю. 尼古拉耶娃出版了从"古代俄罗斯根基、传统、源泉的角度"[2](164)系统研究契诃夫创作的专著《A. П. 契诃夫和古俄罗斯文化》。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力图囊括契诃夫作品和生活中与古代俄罗斯文化有联系的一切信息,为了达到资料的全面性,论著开篇便把目光投向过去研究中常常忽略的一部文献——契诃夫未完成的学位论文《俄国医疗事务》,证明契诃夫熟悉古俄罗斯文学,而且该论文的构思已经"远远超出医学范围并获得了普遍的人道主义性质"[2](9)。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安东沙·契洪捷的早期幽默小说对古俄罗斯文献体裁——书信、申诉、训诫、演说、医书、尺牍大全、公报、历书等——作了直接的风格戏拟和借用,而契诃夫的晚期作品中则隐藏了对古代文学的模糊暗示,在寻找这些文本间联系的同时,研究者认为,契诃夫作品和古俄罗斯文学接近的基础就在于对同一些具有普遍性问题的哲学思考,因此"古俄罗斯根源成为契诃夫艺术人类学的基础"[2](164),契诃夫的"人和世界的概念"正是"在与古罗斯对话中"[2](165)产生。

在俄罗斯,研究契诃夫与经典作家的文学联系一直是经久不衰的选题。最早对契诃夫与经典作家的文学联系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是 1963 年出版的 B. Я. 拉克申的专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对这两位同时代作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的互相影响与碰撞作了别开生面的评述。上世纪 90 年代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化史学会契诃夫学委员会出版了《契诃夫和普希金》、《契诃夫和他身边的人》、《契诃夫和"白银时代"》系列比较研究论文集,多方面论述契诃夫和前辈、同时代人以及 20 世纪文学的联系,为 21 世纪绘制契诃夫文学联系的完整图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绘制契诃夫文学联系图这一综合工程中个人出力最大的首推俄国著名契诃夫学家 B. Б. 卡塔耶夫,他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专门致力于契诃夫文学联系的课题,1989 年出版专著《契诃夫的文学联系》,找出了契诃夫与托尔斯泰、80 年代文学界同仁们以及 20 世纪文学相联系的多重线索。我们都记得契诃夫本人对作家比较研究并不看好,因此卡塔耶夫的这一选题不无风险,而研究者的贡献也就在于正式宣告了对契诃夫比较研究的"合法性"。2004 年卡塔耶夫再接再厉,继续跟进契诃夫文学联系的研究,推出一部重要专著《契诃夫加……:前辈,同时代人,继承者》,这本书以契诃夫为中心,考察的主题既有 19 世纪重大文学主题"谁之罪"的演变,也有关于"20 世纪文学鸟类学"的细致入微的探讨;纳入其研究视野作家的不仅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扎米亚金、索尔仁尼琴等文学巨人,还有一些今天似乎被巨人遮蔽,但文学史上极有意义的与契诃夫同时代的作家,如列伊金等 80 年代讽刺作家,博博雷金、埃尔杰利等自然主义作家,这些名字正是在契诃夫文学联系的索引中构成了俄国文学史的完整框架。

上世纪末,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许多处于西方主流文化圈之外的民族国家纷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作为前两个世纪与西方对峙的超级强国,俄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格局中一向另立山头,在世纪之交欧风美雨的吹打下,确立本民族文学的世界影响便显得尤为迫切。2000 年 4 月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首次就"俄罗斯 - 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联系"这一主题召开研讨会,2004 年为纪念契诃夫逝世 100 周年,第二届研讨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地区三位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契诃夫——的创作对话上,并于 2007 年将大会材料整理出版。该文集把这三位作家统一在"新戏剧"概念下,文集中提出的问题涉及到 19 世纪末非同寻常的诗学思想和戏剧实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践，也涉及到新戏剧对20世纪戏剧发展施加的强大影响。这些问题始终是世界文学研究的核心，因此三位剧作家构成的文学联系图景便具有了世界意义。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撰的《文学遗产》将其从1931年问世以来第100卷纪念版献给了契诃夫走进世界文学版图的历史，该版著作题为《契诃夫和世界文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构思，共三册书，第一本于1997年出版，第二和第三本于2005年完成了全部出版工作。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资料包括各种语言对契诃夫的翻译，各国、各大洲自身文化的多样性和初识契诃夫时的不同反应，以及各国文学界对契诃夫研究所做的扎实贡献；引用文献的时间跨度超过了100年，从契诃夫首批作品的译介到本世纪初；涉及到的历史事件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比如希腊的国内战争，葡萄牙萨拉查独裁的建立和推翻，60年代丹麦的社会政治断层，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摇滚文化，苏联的解体等等，我们特别关心的与中国有关的事件包括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乍看起来显得有些混乱，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契诃夫作品高度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对于契诃夫同世界各国已有文学的比较该著作也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汇编：有同易卜生、斯特林堡、梅特林克的对比，有同贝克特、卡夫卡、威廉姆斯的对比，在瑞士他被称为自己时代的荷马[13](2.565)，在中国他的讽刺小说与《儒林外史》并肩[13](3.43)，在日本他与17世纪作家井原西鹤齐名[13](3.86)，美国南方女作家尤多拉·威尔第断定他“接近今天的世界，尤其接近美国南方……”[13](2.722)，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相邻的章节里谈到他与各自民族的亲近[13](3.238,279-280)……总之，正是“全人类性，而不仅仅是俄罗斯或其它某个具体民族的气象”[13](2.64)成为了作家的公认品质，构成了契诃夫文学联系图景的世界性规模。

今天，契诃夫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扩展，证明了契诃夫作为历史奥秘的寻求者和人类共同价值的承载者的无尽魅力。他改变了并且仍然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他在看待生活的倾向上，在自己对体裁、形式、语言的自由试验中，既推动了时代理性的勃兴，又超越了取得时代霸权的唯理主义倾向。他对人的价值，对周围环境的价值的关注，他对生活的信任，他对任何权威判断的不接受，他的勇敢和希望对于21世纪的我们同样重要。

参考文献

[1] 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12 т. [M], Изд. Госиздат, М.; Л., Т. 1, 1930.

[2] Катаев В. Б. Чехов Плюс...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временики, преемники [M], Изд.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2004.

[3] Чеховиана. Из века XX в XXI: итоги и ожидания [M], Изд. Наука, М., 1990.

[4] Соколова М. А.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фельетоны Чехова в《Будильнике》[C] // Чехов и его время, Изд. Наука, М., 1977.

[5] Биография Чехова: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C], Изд. НовГУ им. Ярослава Мудрого,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 2008.

[6] Чудаков А. П. Мир Чехов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M], Изд.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М., 1986.

[7] Полоцкая Э. А. О поэтике Чехова [M], Изд. Наследие, М., 2000.

[8]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 [M]，第一卷，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 Чех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в Ялте: Вып. 13. Мир Чехова: мода, ритуал, миф [C], Изд. ДОЛЯ, Симферополь, 2009.

[10] Лотман Юрий. В точке поворота [N]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91. 12 июня.

[11] Дмитриева Н. А. Послание Чехова [M], Изд.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М., 2007.

[12] Николаева С. Ю. А. П. Чехов 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M], Изд. Твер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верь, 2000.

[13]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Чехов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ом 100: В трех книгах [C], Изд. ИМЛИ РАН, М., 1997-200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